

商“藏”天下：

从“藏器待时”到“藏富于民”

□庄庸

庾政的《商藏》是一部以蜀地题材讲述中国故事的长篇商战奋斗小说。它以叶山河个人与家族连续奋斗的商业修炼、情感修正和人生修行为故事轴线，描绘了改革开放40年来四川商界的风云激荡，映照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生活画卷，思考了“藏器待时”的个人与家族商业理念，有望进一步探索与书写“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时代史诗和哲学。

《商藏》的整篇楔子，都在描绘主角叶山河在这种人生最大压力测试之下的反应，以及如何做抉择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藏”于是成为整部作品的题眼，它构成了迄今为止已达一两百万字体量的作品故事大厦的基石，因此，我们才会形容它“起笔即格局”。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此种时刻和此类事情，因此才会产生共鸣和同理心：观照叶山河凭何抉择，似乎也在预见我们的人生，思考命运因何而来、又会为何而改。

如果对《商藏》中第一幅字的出处进行知识考古，可以见出它源于两首诗词。“十万狂花如梦寐”采自清代诗人龚自珍的《金缕曲·赠李生》：“海上云萍遇。笑频年、开樽说剑，登楼选赋。十万狂花如梦寐，梦里花还如雾。”“一片冰心在玉壶”则源自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后面一首诗耳熟能详，意思也通俗易懂，无非是人生几多风雨，历经贬谪浮沉，仍然初心不改，犹如晶莹剔透的一块冰，装在洁白的玉壶之中。“玉壶”与“冰心”一样，向来都被用来比喻美好的品德和节操。但是，前面一首词就较为冷僻。“十万狂花”之说，也有多种解释，历来都有争议，如“狂花”指花，无论是不按时序开的花，还是不结果实的花，抑或怒放盛开的花；“狂花”非花，指美人，例如“怒发狂花”；还可用来比喻耳目眩时在眼前狂冒进射的“金星”，或者醉酒之后“瞪眼”，例如唐代皇甫松在《醉乡日月》里说：“饮酒谓睡眼者为狂花，且睡者为病叶。”喝醉的人，怒目瞪眼，就是“狂花”；醉了闭目就睡，就是“病叶”。酒品即人品。

但重要的不在于醉言醉语、睡眼瞪眼，而在于龚自珍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和主题内涵。家国形势危急，词人曾经拔剑弄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试图一展凌云壮志，报效国家；然而现在，只能自嘲一笑，犹如美梦一场，收拾狂名，正视时光消磨曾经的斗志，以及深陷其中的中年人生活泥路。犹如这首词的后半截所说：“只片语、告君休歇。收拾狂名须趁早，鬓星星、渐近中年路。”

这首原作颇有与泥淖人生、残酷人生和解甚至妥协、退让的消极之意。家国之患，最后转化为人生之忧；时运的困境，被嫁接为个人前途之困。问题在于，龚自珍这首看似“消极避世”的词，何以被改为《商藏》“人世进取”的理念？

关键在于“拼贴”，它将“十万狂花如梦寐”和“一片冰心在玉壶”两首诗词拼贴在一起。若再以龚自珍原词中“收拾狂名须趁早”作为桥梁，便约略窥出作者化用这两句诗词，以衬现叶山河的性格和理念：时过境迁，这已经不是家国势危的大危机时代，而是风云激荡的改革好时代；大潮汹涌，“随波逐浪”，与时俱进，商人已成潮头浪尖的弄潮儿；激流中需要进攻和进取，但更需要审时度势，把握中庸之道，以便腾挪转移、游刃有余。于是，从“十万狂花如梦寐”到“一片冰心在玉壶”，便有一种洞悉时势的见识与智慧，更有一种乱花不迷人眼、坚守内心所思所定的执着与坚韧。这种“拼贴”的手法，一扫原诗词的颓废和沉迷之气，反而恢复与张扬出其本有的豪气，但都笼缩于“忍与韧”的平静之中，于是自有一种内敛和蓄势的张力。

《商藏》还交待了原诗是“十万狂花如梦寐”，却为何被改成了“九”万。一字之改，就把主角抵九则好、“满十则险”的人生信条带了出来。“九”近圆满，但不会“过溢”，“十”就太满了，已无回旋余地 and 拓展空间；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讲究对“度”的把握，过犹不及。

于是，叶山河个人的商业信条，就又和度、九和中庸之道的传统观念勾连了起来。中国人讲究十全十美，但却以“九”为至数。古医书《素问》说：“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九为最高数，超过九，就要回归到一。九因此就表示“多、大、极”等意思。

但是，《商藏》改的并不仅仅是“十”到“九”这个字，改的其实是整个诗词的意境和涵义。毕竟，“十万”只是虚指，言其极多；就像“九”很多时候，并不是实指，如九天、九泉就不一定是真的指天有九重、黄泉有九层，很有可能只是言说“极其高、极其深”而已。

从拼贴到改用再到变化，《商藏》最独特的，就是将《周易·系辞下》中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观念，化用地藏菩萨“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的喻义，融二为一，合铸成自己独特的“商藏天下”之理念。作品讲故事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够刷新观感的理念。

“藏器待时”出自《周易·系辞下》第三章。这一章是孔子对十一爻之辞的解释，教人们如何学《易》。《易》之爻辞，讲的是如何除去身居高位的阴鸷小人孔子的解释，却引申出来，说明要解决问题，或一展鸿运，既要有本事，即“藏器”，要能捕捉时代，即“待时”，只有“伺机而动”，方能攻坚克难，或者大展宏图，无往而不利。于是，仔细阅读读来“孔子释《易》”到“《商藏》化用”，读者可以体味那种微妙的变化。“器”直译为“器具”，引申为“才能”。器能盛纳万物，所以，可用来形容人的才识气度，即器度、器量和器识；既可以说能帮人成事的利器，也可把人比作“重器”：“玉不琢，不成器”到“大器晚成”，从“庙堂之器”到“大国重器”。

“时”从小处讲是“时机”，从大处讲是“时运”。这是不是你的时机，这不是你的时代？是，就可以伺机而动；不是，妄动，则可能会折戟沉沙。这用来比喻怀才以等待施展的时机。君子就算有卓越的才能或超群的技艺，也须静候时机或时运，一鸣惊人，一飞冲天，鲲鹏展翅。事实上，“藏器待时”，引而不发，跟“潜龙勿用”是一个道理：在条件不成熟甚至条件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隐忍待发，等待时机；只有时机成熟，时运已至，才能伺机而动，采伐果熟。如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一遇周文王，便天下大定；诸葛亮隐居南阳，静候刘备三顾茅庐，出山便化龙。

“藏器待时”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有器可藏”，“成器”才能“动”，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技能，更要有本事；要有手艺，更要有本领；要有学问，更要有智慧。有了这些才具和才能，有了器度和器量，成为大器甚至重器，才能“藏器于身”。就像南怀瑾所说，有器不用可以，但不可无器。

当这种“藏器待时”被化用人“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并融二为一时，“藏”就成为整部作品的关键字眼：第一，有器可“藏”，从有器到利器，从大器到重器；第二，“藏”器于身，藏锋隐锐，蓄而不发；第三，器可“藏”可“发”，伺机而动，不动则已，动则鸣于九天，没有时机时，你要学会隐忍和蓄势；时机来时，你能抓得住，还能最大化，直抵时运，鸿运从此而来。

在这个过程中，从“商”到“藏”的转化就很关键了！“商”是往外进取、掠夺和奋斗；“藏”却是向内、向下、朝己自身，引而不发，深藏不露。从“商”到“藏”，不仅仅是对于各种社会情境、商业逆境与顺境、人生境遇如痛苦与艰难、波折与坎坷，能“安然承受”并“坚韧持之”的忍耐和有耐性，也包括能够研判时运、预判时机、有一双“透视之眼”能认清形势并加以决断的智慧与见识。

因此，《商藏》用“藏”来阐述叶山河的商业理念：从“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地藏”到“藏器待时”、伺机而动、大展宏图。“藏”意味着隐藏、包容、发育和秘密（宝藏）等多重意思，但又不止于此：人的心犹如“大地”一样，能藏（什么都能藏）、能载（什么都能承载）、能生（万物都从大地生发）等；人若能“秘藏不露”，就能像秘密宝藏一样，蕴藏许多金银财宝，济诸贫乏人生、利益万人万事；也能包容、含育世间万物，化导一切众生，止于至善。

直面时代风云激荡，“藏”既是一种包容忍耐的力量，亦是蓄势伺机的见识和明智，更是明道、取势、乘时，以搅动时代风云甚至改变时运和国运的能量与智慧。“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如是，《商藏》方能字里“藏”乾坤，妙笔“创”世纪。

就迄今为止已经创作的体量来看，庾政有野望，但雄心还不够；就像《商藏》有格局，但格局还不够大。创作史诗要有格局，而且须有“大格局”。从“格局”到“大格局”，很多并不是笔力不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庾丁解牛《商藏》的起笔，就是因为它足以证明庾政以及像他一样的很多网络作家，其实笔力已逮；但是有格局，而格局何大？还是“解放思想、突破观念”八字而已。就像《商藏》有理念，但是，从“个人理念”到“时代理念”，还有一个登山的过程：不是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要有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勇气和坚韧。

从“商藏”天下出发，我们一直说庾政《商藏》有望书写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时代史诗和哲学。这并不是说《商藏》已经做到了，而是我们对其的期望与厚望，以及我们认为其“解放思想、突破观念”的路径



和阶段。从个人的“藏器待时”到时代的“鸿运之志”，《商藏》其实已经触及到了改革开放40年整个中国“造富/造福运动”的深水区，甚至是全体国民“阳光创富”观念嬗变的无人区，这也是“商藏天下”可以拓展的大格局。

改革开放40年，其实就是一个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发展史：“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两种观念的交锋、博弈和融合，宰制了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从“中国式造富时代”到“中国式造福时代”的机制体制；甚至此消彼涨，一直争夺着“国民财富观念”重塑的主导权。当然，“藏富于国”一直占据着主流的话语权、舆论权和文化领导权。

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藏富于国和藏富于民，就是一个国家与国民财富观念对立统一之间的矛盾，均熔铸于“中国人民”这个概念之中。谋求国家富强，就是谋取人民幸福；而国民幸福观，必须建基于国民造富运动之上。事实上，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确经历了从“为人民造富”的阳光财富观，到“为人民造福”的国民幸福观的发展演变。

而《商藏》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有可能揭开这条“时代的帷幕”，让我们看到这条从“藏富于国”到“藏民于民”交锋博弈、双线并轨和交集融合的历史轨迹、现状变化和未来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器于时”是一种个人和家族经济与人生哲学，融于时代风云之中，考察个人和家族或者商界群体的个运、企运和时运，以及在这种“运道”之中何以取势而为、乘时而行、“逆天改运”。

然而，这种“运”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也就是说，这种“时运”“国运”“鸿运”和“商运”是由什么造成的？却需要在更深层次、更高维度、更大格局之中去审视与考察。比如说，“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两种观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既是一种历时性的交锋，亦是一种共时性的融合；其背后，体现着中国式造富时代和中国式造福时代的变化交替。

假若说“藏器待时”是一种在时运之中观窥个运、族运和企运的“运道”，并做出如何“明道、取势和乘时”的抉择和行动；那么，从“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国”，则是让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道这种“运道”是什么造成的，亦即商运、国运和时运等“运道”制造的时代机制和体制。从中国式造富时代到中国式造福时代的机制体制，将决定运道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我们处于何时何地何种运道的状态之中。

从“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国”，这是一种能够让我们个人与企业甚至行业的商业“局面”，提升到“产业战略布局”，再到“时代大格局”的转场、升维和跨界之向上的阶梯。《商藏》现在是在商业“局面”上纵横捭阖，亟需并有潜力以“产业战略布局”为中间通道，就像在宇宙空间跃层一样，提升到“时代大格局”高维度的星辰大海之征程之中。这是《商藏》亦是整个网络文学重塑“时代感”的重要路径之一。

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时代感”很重要：为什么是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这个时代，才会诞生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唯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创造这样的故事？

在“现实”之中重构“新社会现实感”，是《商藏》等新现实题材甚至整个网络文学，作为“文学新势力、网络正能量”的例证与贡献；但是，从“大格局”到重塑“新时代感”，却是庾政甚至很多网络文学作家攀登文学新高峰、书写新史诗亟等解决的重大课题。

■创作谈

我大约属于最早一批活跃在网络上的写手，2009年，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的首届网络作家培训班。实际上，开始网络写作，远远早于这个时间，甚至可以说，是网络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

大约是1999年，我决定抛弃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这一年，我因为开办书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被团省委和省劳动厅联合评选为四川省第二届下岗职工优秀青年兴业带头人，我同时还经营广告公司、餐饮娱乐和汽车美容等项目，因为自己开了一个网吧，通过网络认识了一大批文友，唤醒了我心里沉睡的文学梦，然后，把所有的生意都转让，人生之路由此转弯。

后来，在很多次的讲座和交流中，提到那十年随波逐流、醉生梦死的商场经历，我总是既辛酸又甜蜜地说，虽然人生很好的十年光阴“浪费”在蝇营狗苟中，但没有那段经历，写出的作品，就没有真实体验的厚重感。

十年的商场经历，让我比普通网络写手多了一些思考和责任，后来，这成为《商藏》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因为喜欢武侠小说，最初创作兴趣是写武侠小说，持续了六七年。我们那批武侠写手，掀起了一波被评论家称为“新武侠”的大潮，涌现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各个类型小说写作的代表人物，我自己也被誉为“川派新武侠”代表人物之一。

六七年间，我在《今古传奇·武侠版》等杂志上发表了近20个中篇武侠小说，长篇《第八种武器》在2000年荣获首届“新武侠”小说二等奖（一等奖空缺），由台湾天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但是新武侠这波大潮退潮后，我决定转战其它题材。经过思考，决定选择现实题材。

我的第一部社会小说《大哥》2007年在天涯社区连载，风靡网络，被读者称为“一本让人追追网络的奇书”，荣获首届书赢天下网络原创大赛亚军，由鹭江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创作了一些官场小说，其中《男人战争》入选年度排行榜，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猛虎市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青铜市长》获榕树下第四届网络文学原创大赛特等奖，鹭江出版社出版；《百合心》致敬钱锺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12年，因缘进入剧本写作，独立编剧了中影集团与好莱坞合作的重点剧目《李小龙·侠之重生》，2015年参与中央政法委与中央电视台联合订制的重点剧目《国家行动》编剧。这四五年间，虽然剧本创作成绩不错，但是我心中依然不时涌动小说创作的冲动，也一直没有停止素材的搜集和思考。

2018年，我结束手中的剧本，终于能够抬起头来喘气张望时，我觉得，是时候回归小说创作了。

三

当我决定重新开始小说创作的时候，我既激动又忐忑。

尤其是我参与了《国家行动》这种重点项目的创作后，对于自己的要求和责任感，有了更大的提高。我首先考虑的是，我应该创作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与自己的期待和野心匹配？毫无疑问，我必须在我擅长的领域作战，这就是现实题材。只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记录这个伟大的变革历程的史诗般的作品，才是我想创作的。

在类型上，我选择了商业这个切入点。我认为，社会的进步，直观的感受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丰富；国家的发展，最具说服力的是数据，比如GDP，比如人均收入，所以在如何反映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变化时，从商业的角度切入，以大时代背景下一个普通商人成长，抒写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更具有表现性和说服力。

然后，确定作品的主题。习总书记早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就高屋建瓴地给我们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这要求我们作家要在作品中表现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洞察历史大趋势，表达人民的美好愿望与热烈追求的能力，进而引起读者的共鸣，激发高尚情操。我的创作思想是跟这个要求相承和契合的，也是这个要求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所以，我在《商藏》中特别关注作为一个商人的原则和责任，重新强调了儒商和商儒这对概念。《商藏》中的主人公和他的商业伙伴们，他们的精神境界高尚，目光不在一城一地，而是在于对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带领，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能够对抗各种压力，面对各种困难，坚韧不拔，乐观积极，一直昂首挺胸地走在路上。

在很多关键时刻，他们毫不迟疑地牺牲小我，顾全大局，把个人、企业的利益跟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提倡的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然后是确立作品的主人公，塑造人物形象。这个人必须经历这40年改革开放，见证了那个伟大时代的变迁发展，亲身感受，并且伴随着国家和人民一起前进，同时，这个主人公又是我能够把握，寄托了某种情感和期待的。

根据这个标准，我塑造了一个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于90年代，经历了分配工作、企业破产、下海经商的年轻人，又是通过一步步奋斗、失败、成长，一路走到某个阶段的商界强人。

自然地，读者能够从作品中找到作者的影子。这

记录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商藏》创作谈

□庾政

个年轻人叶山河前半部分的海涛浮沉，基本上是我当年海涛浮沉的写照，后来叶山河到了更高层次的商业活动，则是我对一个理想商人的想象和期待。

主人公叶山河的商场崛起，跟国家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个人的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国事往家事写，而每一个人的命运又跟这块土地上的变化息息相关，这是创作中的着力之处。

同时，叶山河的成长不仅是外在的物质：金钱、身份、地位，也包括他的精神层面和个人情感。我特别强调了他个人修养，素质能力，尤其是做为商人的理念。

我用了一幅集句对来形容：十万狂花如梦寐，一片冰心在玉壶。无论外部世界多么幻乱变化，守住内心宁静。这就是《商藏》的“藏”。

接下来，就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在地域上，选择了我所熟悉的大西南，并且在作品中刻意强调了这一地域特征，比如氛围、美食、风土人情、人文地理等。

在素材的选择上我也做了认真的思考。这几十年国家经济的变化，有一个行业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房地产行业，这个行业也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以西南最大的城市为背景的创作中，有一些人和事是绕不过去的。所以这些素材，就化为《商藏》中的云山国际和四川省蜀都市。

同时，国企改革、互联网兴起、金融危机、开发大西部等重大事件，都将做为素材在《商藏》中一一呈现。

在写作手法上，我采用的是：双头并进。为了让作品更加抓人、更加好看，《商藏》开篇就切入一个大背景下的项目，立刻就让读者紧张起来，甚至还加了一个作为噱头的楔子：跟世界冠军的相遇。当第一个项目竞争白热化，叶山河突然壮士扼腕，令人一愣，却是早已成竹在胸，瞄准了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一生之城”——西南第一大盘云山国际。

大幕拉开，读者已经沉浸其中，《商藏》再回头从容呈现主人公十多年前的艰苦奋斗，叶山河的年少浮躁、失败与反思，与现在的成熟稳重、智珠在握对比，这样可以夯实他成长成熟的基础，增加作品的时代感和厚重感，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完成对于整个改革开放历史的全景记录。

四

《商藏》的创作过程中，我特别注意了现实题材创作的时效性和永恒性。“文章合为时而著”，现实题材的人物、矛盾、情感等，来自于当下的生活，所以它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商藏》时间跨度大，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下来，商业行为从最初的野蛮生长渐渐趋向规范化、专业化和精英化，从吃相难看看到理直气壮，从一心谋利，到谋事、谋人、谋局，从个人利益到家国天下，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特别强调和刻画了这样商人和商业的变化，同时，对于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努力契合当时的氛围和特点。

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时间段的不同，无论是社会矛盾，思想和政府工作等等，比如我们的政府工作目标以前是发展，是GDP，当发展到一定阶段，环保就成为重中之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种区别对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尤其要注意，表现在小说中，就会有不同的冲突和处理。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比如创作手法，比如精神内核。“纵观人文、历史、宗教的浩瀚星空，你更会发现，那些最璀璨、最具能量、最能穿透时空的，都是关于真善、美的故事。”《商藏》中，依然强调细节的真实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依然弘扬正义、奋斗、家国情怀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题材的写作，要求作家必须扎根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力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并深刻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就从根本上指出了现实题材创作的方法，也是我始终坚持的创作原则。

所以我不像一些作家喜欢宅，而是走出家门，拥抱生活，不仅在高校进行教学活动，两次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也积极参与与文联、政协、作协等各种社会活动，用真诚的观察和真实的情感滋养作品，用认真细致的态度去打磨作品，最后的作品才不是闭门造车、无本之木，才具有深入心灵的力量。

五

《商藏》从2018年4月开始在咪咕阅读连载，直到2019年5月杀青，整整一年一个月，我沉浸其中。坚持是个可怕的事情，它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方向和最后到达，甚至，包括爱与睡眠。

150万字，不只是一个年轻人的商路风流，也是我对改革开放这段伟大历史的再现和歌颂，同时也是对自己走过的这一段人生历程做一个总结。《商藏》先后获得了咪咕杯网络大赛优秀奖、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十大影响力”作品奖、第三届网络文学+“最风光文旅IP作品奖”、现实类“十大影响力作品”，尤其是入选了中国作协2018网络小说排行榜，这是对《商藏》的肯定，也是对我创作的肯定。

回顾20多年的创作，无论是世情小说《百合心》，社会小说《大哥》，时政小说《猛虎市长》《男人战争》、商业小说《商藏》，到电视剧《国家行动》，我一直在深耕现实题材这一块，将来，也会继续这一块的创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现实题材，记录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抒写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赞歌。